

上

三毛作品集

献给喜爱三毛的读者朋友

怀念女作家



三毛

目 录

上 册

撒哈拉的故事

妈妈的一封信(代序)	(4)
回乡小笺(四版代序)	(6)
沙漠中的饭店	(9)
结婚记	(12)
悬壶济世	(19)
娃娃新娘	(24)
荒山之夜	(29)
沙漠观浴记	(38)
爱的寻求	(45)
芳邻	(53)
素人的渔夫	(60)
死果	(69)
天梯	(79)
白手成家	(91)

雨季不再来

“苍弱”与“健康”

—《雨季不再来》序	舒凡 (114)
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自序)	(116)
惑	(119)
秋恋	(122)
月河	(125)
极乐鸟	(133)
雨季不再来	(137)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143)
安东尼·我的安东尼	(148)
赴欧旅途见闻录	(153)

我从台湾起飞·····	(166)
翻船人看黄鹤楼·····	(173)
平沙漠漠夜带刀·····	(182)
去年的冬天·····	(191)

附录

三毛——异乡的赌徒·····	桂文亚 (197)
访三毛、写三毛·····	心岱 (204)
飞——三毛作品的今昔·····	桂文亚 (212)

稻草人手记

序言·····	(216)
江洋大盗·····	(217)
亲爱的婆婆大人·····	(224)
西风不识相·····	(235)
这样的人生·····	(247)
士为知己者死·····	(254)
警告逃妻·····	(261)
这种家庭生活·····	(268)
塑料儿童·····	(281)
卖花女·····	(287)
守望的天使·····	(295)
相思农场·····	(298)
巨人·····	(303)

哭泣的骆驼

尘埃·····	(309)
收魂记·····	(314)
沙巴军曹·····	(321)
搭车客·····	(330)
哭泣的骆驼·····	(341)
造谣七岛游·····	(367)
一个陌生人的死·····	(382)
大胡子与我·····	(390)
哑奴·····	(397)

温柔的夜

他们说三毛(序)·····	(409)
---------------	-------

寂地	(412)
五月花	(427)
玛黛拉游记	(470)
温柔的夜	(480)
石头记	(489)
相逢何必曾相识	(498)
永远的马利亚	(509)
附录：我不是三毛迷	周黎 (520)
背影	
逃学为读书（代序）	(525)
永远的夏娃开场白	(536)
拾荒梦	(538)
黄昏的故事	(544)
巫人记	(548)
饺子大王	(555)
赤子天倪——鞋子的故事	(563)
亲不亲，故乡人	(568)

妈妈的一封信（代序）

三毛，我亲爱的女儿：

自你决定去撒哈拉大漠后，我们的心就没有一天安静过，怕你吃苦，怕你寂寞，更担心你难以适应沙漠的日常生活。但每次接你来信好像都在天堂，心情愉快，对生活充满信心。物质上的缺乏，气候的骤变，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我想可能是沙漠美丽的景色深深地迷惑了你，夕阳中的蜃楼，一望无垠的黄沙，一向是你所神往。一旦投入其中，谁能体会？谁能领略？

所以，这次你去撒哈拉，我和你父亲都没有阻止。明知道这是何等崎岖艰苦的道路，但是为了你志趣和新生活的尝试，我们忍住了眼泪，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道父母的心里是如何的矛盾，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差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爱的食物或点缀的布置的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的礼物，也寄上我无限的爱和思念。有一天，你告诉我们，眼泪，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万分喜悦接纳了我们厚厚的半子——荷西。你孤单的生活将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手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重重的叮咛，深深的祝福，难表父母礼物，也寄上我无限的爱和思念乐，直到永永远远。

在你分喜悦接纳了我们厚厚的半子一活后，你很想动动久已搁起的笔杆，希望哪一位副刊的主编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重重的叮咛找一下，让你我乐一乐，以后才有信心再写。我每晚祈祷，求神拭一拭那位主编的眼睛，能使我们看到你篇文章《中国饭店》（《沙漠中的饭店》），我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叫起来，争阅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家中没有香槟，只好买豆浆代替庆祝，心中十分感激那位主编先生。（后来才知道是平盛涛先生，大受上帝的催眠。）从此你找开了写作之门，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生动。你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引进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左右，有笑上有门。自读完了你的《白手成家》后，我泪流满面，心如绞痛。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告诉父母，你所受的苦难和物质上的缺乏，体力上的透支，影响你的健康，你时时都在病中。你把这个僻远荒凉、简陋的小屋布置成你们的王国（都是废物利用），我十分相信，你确有此能耐。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好友，最可爱的一些年轻的热爱你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在《白手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你牺牲多少夜晚及日常生活中的辛酸

换取的代价。)虽然你在写作上刚刚起步,但在给我们父母的感受上却是永恒。

我的女儿,在逝去的岁月中,虽有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已用尽爱的金线,一针一针经纬地织补起来,希望父母的巧手神工能织得像当初上帝赐给你的一样,天衣无缝,重度你快乐健康的人生。孩子,请接受父母的祝福和祈祷,愿主赐恩。

你车祸的消息,一直等你出院后,你姐姐才告诉我们(瞒得好紧)。当时我脑中一片茫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泪含满眶,默默无语,心碎片片,千山万水,无法亲临照顾。孩子,你怕我们伤心难受,教姐姐慢慢再讲,这是你的孝心,但你可想到,我们知道了一样地伤心,仍未能释然。看到你消瘦无力的样子,更耿耿于怀;每次午夜梦回,你可曾听到母亲依依的呼唤?天涯海角,不论离我们有多么远,我们的心灵总是彼此相通。尤其是你父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凭依。前一阵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殷殷问候,思亲之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泫然泪下,思念觉到你又在病中。

撒哈拉的一段生活,使你亏损大多,等荷西找到了安顿好家,安顿好家,快快地回来吧,让我们好好地看看久别的女儿,是否依然安顿好家。

夜已很深,春天的夜晚仍有寒意,请为父安顿好家一件外衣,珍重复珍重。千言万言,难诉尽母亲的心语。我的女儿,愿你快乐健康!顺祝

平安

母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午夜

回乡小笺（四版代序）

各位朋友：

回到台北来已经二十多天了，在这短短的时间我收到无数过去与我通信的读者、我教过的学生、以及许许多多的新朋友来信与电话，我也在台北街头看见自己的新书挤在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书刊里向我扮着顽皮的鬼脸。

每当我收到由各方面转来的你们的来信时，我在这一封封诚意的信里，才看出了我自己的形象，才知道三毛有这么多不相识的朋友在鼓励着她。

我多么希望每封信都细细的回答你们，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写信给我的人，在提笔时，也费了番心思和时间来表示对我的关怀。

我怎么能够看见你们诚意的来信，知道你们一定在等着我的回音，而那一封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请无数写信给我的朋友了解我，三毛不是一个没有感情也没有礼貌的人。

离开家园那么久了，台北的亲友情，整整的占据了，我尽力也愿意把我自己的时间，分给每一个关怀我的朋友，可惜的是，我一天也只能捉住二十四小时。

生活突然的忙碌热闹，使我精神上兴奋而紧张，体力上透支再透支，而内心的宁静已因为这些感人的真情流露起了很大的波瀾。

虽然我努力在告诉自己，我要完完全全享受我在祖国的假期，游山玩水，与父母闲话家常。事实上，我每日的生活，已成了时间的奴隶，我日日夜夜的追赶着它，而仿佛永远不能在这上得到释放。

过去长久的沙漠生活，已使我成了一个极度享受孤独的悠闲乡下人，而今赶场似的吃饭和约会，对我来说，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昏头转向，意乱情迷。

每日对着山珍海味，食不下咽，一个吃惯了白薯饼的三毛，对着亲友盛情的无数大菜，感动之余，恨不能拿一个大盒子装回北非去，也好在下半年不再开伙。多么遗憾这引进美味的东西要我在短的时间里全部下去啊！

在这种走马灯的日子里，我一方面极感谢朋友对我的爱护；另一方面，我却不能一一答应来信及电话中要求与我单独见面的朋友的盛意。

我恨不能将我的时间，分成每个如稿纸似的小格子，像写稿一样，在每一格里填上一个

朋友的名字、时间和见面的地点。在我，写两三千字是易，而要分别见到那么多朋友，却是力不从心的憾事啊！

我真希望爱护我的朋友，了解我现在的情况，请不要认为我们不能见面就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文学的本身，对每一个读者，在看的时候，已成了每一个人再创造的出来的东西，实体的三毛，不过是一个如她自己看了的故事，再去照照镜子，一样也感到不真实。

因此我很愿意对我的朋友们说，当我的文章刊出来时，我们就是在默默的交谈了。

在台北亲友的聚会里，常常会遇到许多过去不认识的人，他们对我刚出的书——《撒哈拉的故事》里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甚而每句话，都好似背诵过了似的熟悉。

这种情形，令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惊讶、不谄，再而更觉得惭愧而不知所措。

我所能说的，也许只是一句普通的谢谢，但是这份关怀，却成了我日后努力写作下去的力量。

我一向没耐性，尤其讨厌把自己钉在书桌！尤其讨厌！尤其讨厌把自己钉在书桌！到居然有许多学校的同学，整班整班的在预约我的新 整班整班 整班整班的在预约我的新

许多人对我谈起《撒哈拉的故事》，更令我心 《撒哈拉》 《撒哈拉的故事》，更令我心，没想到竟也有小学生，托了我的侄儿和外甥们，托了我的 托了我的侄儿和外甥们，姑姑。

我多么为这一个而骄傲欢喜，我真愿意我 而骄傲欢喜 而骄傲欢喜，我真愿意我 上一同志的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像小孩子 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

亲爱的小读者；我是多么的看重你们，但愿三毛的书，能够在沉重的课业之外，带给你们片刻轻松的时光。

如果朋友们还没有厌倦这个如我一样的小人物三毛，我愿意不断的做一个说故事的人。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因为我沒有学问，但我愿意在将来的日子里，仍做不断的努力，以我的手，写我的口，以我的口，表达我的心声。

也许有时候我会沉寂一阵，不再出稿，请不要以为这是懒散了，更不要以为三毛已经鸿飞无迹，不记东西。

如果我突然停顿了，那只是表示我在培养自己、沉淀自己；在告诉自己；写，是重要，而有时搁笔不写，却是更重要。

目前我仍有写的兴趣和材料，我因此仍要继续我过去已经开始了的长跑，但愿在不久的将来，当三毛一本一本的新书出版时，使爱护我的读者看见我默默的努力， 我的在短程

的一个半月之内，已经出了第四版了，我要感谢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我，写作的本身，并不是为了第三者，更不是平凡而简单的家庭主妇，认明了今后再努力去奔跑的路，这是我一生里要感谢你们的啊！

下个月，我为了对家庭及对丈夫的责任，不得不再度告别我的家，我的国，回到千山万水外的北非去。我是多么的舍，也多么的不安，不能给每一个爱护我的朋友充足的时间，来聚一聚，谈一谈。

我的朋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会相逢，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

在台北，我不觉得离你们近，在非洲我也不觉得离你们远，只要彼此相知欣赏，天涯真是如比邻啊！

我再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三毛虽然是个小人物，却有一颗宽阔的心 在她的

心里，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双亲，他们给了我一个永远欢迎我的家，在这个

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我在外得不着的温暖和情爱。

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归来，又要带着我一路飞到北非我丈夫的身边去 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一样都不缺乏。

我虽们给了我一个永远欢迎我的家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的，却是的我神 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

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

因为带恒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

谢谢你们，没有见面的朋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祝
平安喜乐

三毛上

沙漠中的饭店

我的先生很可惜是一个外国人，这样来称呼自己的先生不免有排外的味道，但是因为语言和风俗在各国之间确有大不相同之处，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实在有许多无法共通的地方。

当初决定下嫁给荷西时，我明白的告诉他，我们不但国籍不同，个性也不相同，将来婚后可能会吵架甚至于打架，他回答我：“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结婚。”于是我们认识七年之后终于结婚了。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和自由自在化，所以我一再强调，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荷西对我说：“我就是要你‘我行我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娶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我十分安慰。做荷西的太太，语言将就他。可怜的外国人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说！多遍，他还是分不清，我只有讲他的话，这件事总算放他一马（然不结婚。荷西对我说！打死也要学中文，这点他相当赞成。）

闲话不说，做家庭主妇，每天都要下厨房。我一向对做家务事十分痛恨，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几只洋葱，几片肉，一炒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

母亲在台湾，知道我结婚后因为荷西工作的关系，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分的心痛，但是因为钱是荷西赚，我只有跟饭票走，毫无选择的余地，婚后开厨不久，我们吃的全部是西菜。后来家中的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了，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后来上门来要吃的朋友可是排长龙噢）

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要开“中国饭店”实在是不够，好在荷西没有去台湾，他看看我这个“大厨”神气活现，对我也生起信心来了。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蛋”。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一点，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做‘雨’。”“雨？”他一愣。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买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的，

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在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点悲伤。

第二次吃粉丝是做“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再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来一向是饿的，咬了一口大粉丝，“什么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尔一笑，口里说道：“怪名堂真多，如果我们真开饭店，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龙加工白线。第三次吃粉丝，是夹在东北人的“合子饼”内与菠菜和肉绞得很碎当馅。他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放了沙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后这种很贵的鱼翅膀，请妈妈不要买了，我要去信谢谢妈妈。”我大乐，回答他：“快去写，我来译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猪肉干，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放在瓶子里，然后藏在毯子里面。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觉时要盖毛毯，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他躺在床上，手里拿个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头，哗，不得了，“所罗门王宝藏”被他发现了，赶快去抢，口里叫着：“这不是你吃的，是药，是中药。”“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药。”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气极了，又不能叫人吐出来，只好不响了。“怪甜的，是什么？”我没好气的回答他：“喉片，给咳嗽的人顺喉头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痴？”第二天醒来，发觉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们吃，从那天起，只要是他同事，看见我都假装咳，想再骗猪肉干吃，包括回教徒在内。（我没再给回教朋友吃，那是不道德的。）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唯他肉松。荷西这一下拒吃了。“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蓝纸，复写纸？”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张开口来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复写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嘛？”“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老火爆栗。

中国东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开始上桌。荷西下班来，

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兴，大叫：“要半生的。马铃薯也炸了吗？”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却好似没有胃口，切一块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黄脸婆”有时也温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听唬一下跳起来。“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好啦，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

有一天荷西回来对我说：“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反指甲掐到他肉里去。“不是？完了，你给开除了？天啊，我们——”“别抓我嘛，神经兮兮的，你听我说，大老板说，我们公司谁都被请到我家吃饭，就是他们夫妇不请，他在等你请他吃中国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干不干，不请他，请同事工友我都乐意，请上司吃饭未免太没骨气，我这个人啊，还讲些气节，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扬中国人的所谓骨气，又讲不明白，再一接触到荷西的面部表情，这个骨气只好梗在喉咙里啦！

第二日他问我，“喂，我们有没有笋？”“家里筷子那么多，不都是笋吗？”他白了我一眼。“大老板说要吃笋片炒冬菇。”乖乖，真是见过世面的老板，不要小看外国人。“好，明天晚上请他们夫妇来吃饭，没问题，笋会长出来的。”荷西含情脉脉的望了我一眼，婚后他第一次如情人一样的望着我，使我受宠若惊，不巧那天辫子飞散，状如女鬼。

第二天晚上，我先做好三道菜，用文火热着布置了有蜡烛的桌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又加了一块红的铺成斜角，十分美丽。这一顿饭吃得宾王尽欢，不但菜是色香俱全，我这个太太打扮得十分干净，居然还穿了长裙子。饭后老板夫妇上车时特别对我说：“如果公共关系室将来有缺，希望你也能参加工作，做公司的一份子。”我眼睛一亮。这全是“笋片炒冬菇”的功劳。

送走老板，夜已深了。我赶快脱下长裙，换上牛仔裤，头发用橡皮筋一绑，大力洗碗洗盆，重做灰姑娘状使我身心自由。荷西十分满意，在我背后问：“喂，这个‘笋片炒冬菇’真好吃，你哪里弄来的笋？”我一面洗碗，一面问他：“什么笋？”“今天晚上做的笋片啊！”我哈哈大笑：“哦，你是说小黄瓜炒冬菇吗？”“什么，你，你，你骗了我不算，还去骗老板——”我没有骗他，这是他一生吃得最好的一次“嫩笋片炒冬菇”，是他自己说的。”

荷西将我一把抱起来，肥皂水洒了他一头一胡子，口里大叫：“万岁，万岁。你是那只猴子，那只七十二变的，叫什么，什么……”我拍了一下他的头，“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次不要忘记了。”

结婚记

—

去年冬天的一个清晨，荷西和我坐在马德里的公园里。那天的气候非常寒冷，我将自己眼睛以下都盖在大衣下面，只伸出一只手丢面包喂麻雀。荷西穿了一件旧的厚夹克，正在看一本航海的书。

“三毛，你明年有什么计划？”他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过完复活节以后想去非洲。”

“摩洛哥吗？你不早去过了？”他又问我。

“去过的是阿尔及利亚。明年想去的是撒哈拉沙漠。”

荷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也是很愉快的事。

“你呢？”我问他。

“我夏天要去航海，好不容易念书，服兵役，都告一个段落了。”他将手举起来放在颈子后面。

“船呢？”我知道他想要一条小船已经好久了。

“黑稣父亲有条帆船借给我们，明年去希腊爱琴海，潜水去。”

我相信荷西，他过去说出来的事总是做到的。

“你说撒哈拉预备任多久？去做什么？”

“总得任个半年一年吧！我要认识沙漠。”这个心愿是我自小学念地理以后就有的了。

“我们六个人去航海，将你也算进去了，八月赶得回来吗？”

我将大衣从鼻子上拉下来，很兴奋的看他。“我不懂船上的事。你派我什么工作？”口气非常高兴。

“你做厨子兼摄影师，另外我的钱给你管，干不干？”

“当然是想参加的，只怕八月还在沙漠里回不来，怎么才好？我两件事都想做。”真想又捉鱼又吃熊掌。

荷西有点不高兴，大声叫：“认识那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了兵役

了；你又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

荷西一向很少抱怨我的，我奇怪的看了他一眼，一面将面包屑撒到远处去，被他一大声说话，麻雀都吓飞了。

“你真的坚持要去沙漠？”他又问了我一次。

我重重的点了一下头，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好。”他负气的说了这个字，就又去看书了。荷西平时话很多，烦人得很，但相似有事情他就决不讲话。

想不到今年二月初，荷西不声不响申请到一个工作，（就正对着撒哈拉沙漠去找事）他卷卷行李，却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告诉他：“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到你——”

荷西回信给我：“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信虽然很平实，但是我看了快十遍然后将信塞在长裤口袋里，到街上去散步了一个晚上；回来就决定了。

今年四月中旬，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退掉马德里的房子，也到西属撒哈拉沙漠里来了。当晚荷西住在他工作的宿舍里，我住在小镇阿雍，两地相隔来回也快一百里路，但是荷西天天来看我。

“好，现在可以结婚了。”他很高兴，容光焕发。

“现在不行，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各处看看，等我回来了我们再结婚。”我当时正在找机会由沙哈拉威（意思就是沙漠里的居民）带我一路经过大漠到西非去。

“这个我答应你，但总得去法院问问手续，你又加上要入籍的问题。”我们讲好婚后两个国籍。

于是我们一同去当地的法院问问怎么结婚。秘书是一位头发全白了的西班牙先生，他说：“要结婚吗？唉，我们还没办过，你们晓得此地沙哈拉威结婚是他们自己的风俗。我来翻翻法律书看——”他一面看书又一面说：“公证结婚，阿，在这里——这个啊，要出生证明，单身证明，居留证明，法院公告证明……这位小姐的文件要由国台湾出，再由中国驻葡公使馆翻译证明，证明完了再转西班牙驻葡领事馆公证，再经西班牙外交部，再转来此地审核，审核完毕我们就公告十五天，然后送马德里你们去户籍所在地法院公告……”

我生平最不喜欢填表格办手续，听秘书先生那么一念，先就烦起来了，轻轻的对荷西说：“你看，手续太多了，那么烦，我们还要结婚吗？”

“要，你现在不要说话嘛！”他很紧张，接着他问秘书先生：“请问大概多久我们可以结婚？”

“噢，要问你自己吧！文件齐了就可公告，两个地方公告一个月，另外文件寄来寄去嘛，我看三个月可以了。”秘书慢吞吞的将书合起来。

荷西一听很急，他擦了一下汗，结结巴巴的对秘书先生说：“请您帮忙，不能快些么？我想起快越好，我们不能等——”

这时秘书先生将书往书架上一放，一面飞快的瞄了我的腰部一眼。我很敏感，马上知道他误会荷西的话了，赶快说：“秘书先生，我快慢都不要紧，有问题的是他。”一讲完发觉这话更不伦不类，赶快住口。

荷西用力扭我的手指，一面对秘书先生说：“谢谢，谢谢，我们这就去办，再见。再见。”讲完了，拉着我飞云似的奔下法院三楼，我一面跑一面咯咯笑个不停，到了法院外面我们才停住不跑了。

“什么我有问题，你讲什么嘛！难道我怀孕了？”荷西气得大叫。我笑得不能回答他。

二

三个月很快的过去了。荷西这段时间内努力赚钱，同时动手做家具，另外将他的东西每天搬一些来我的住处。我则背了背包和相机，跑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帐篷，看了许多不同而多彩的奇异风俗，写下笔记，整理了幻灯片，也交了许多沙哈拉威朋友，甚至开始学阿拉伯文。日子过得有收获而愉快。

当然，我们最积极的是在申请一张张结婚需要的文件，这件事最烦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要发高烧。

天热了，我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门牌，所以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每天都要走一小时左右去镇上看信。来了三个月，这个小镇上的人大半都认识了，尤其是邮局和法院，因为我天天去跑，都成朋友了。

那天我又坐在法院里面，天热得像火烧的令人受不了。秘书先生对我说：“好，最后马

德里公告也结束了，你们可以结婚了。”

“真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场文件大战已经结束了。

“我替你们安排好了日子。”秘书笑眯眯的说。

“什么时候？”我赶紧问他。

“明天下午六点钟。”

“明天？你说明天？”我口气好似不太相信，也不开心。

秘书老先生有点生气，好似我是个不知感激的人一样。他说：“荷西当初不是说要快，要快？”

“是的，谢谢你，明天我们来。”我梦游似的走下楼，坐在楼下邮局的石阶上，望着沙漠发呆。

这时我看到荷西公司的司机正开吉普车经过，我赶快跑上叫住他：“穆罕默沙里，你去公司？替我带口信给荷西，请告诉他，他明天跟我结婚，叫他下了班来镇上。”

穆罕默沙里抓抓头，奇怪的问我：“难道荷西先生今天不知道明天自己要结婚吗？”

我大声回答他：“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司机听了看着我，露出好可怕的样子，将车子歪歪扭扭的开走了。我才发觉又讲错话了，他一定以为我等结婚等疯了。

荷西没有等下班，他一下就飞车来了

“真的是明天？”他不相信，一面进门一面问。

“是真的，走，我们去打电报回家。”我拉了他又出门去了。

“对不起，临时通知你们，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明天结婚，请原谅——”荷西的电报长得像写信。

我呢，用父亲的电报挂号，再写：“明天结婚三毛。”才几个字。我知道父亲收到电报不知要多么安慰和高兴，多年来令他们受苦受累的就是我这个浪子。我是很对不起他们的。

“喂，明天你穿什么？”荷西问我。

“还不知道，随便穿穿”。我仍在想。“我忘了请假，明天还得上班。”荷西口气有点懊恼。

“去嘛，反正下午六点才结婚，你早下班一小时正好赶回来。”我想当天结婚的人也可以去上班嘛。

“现在我们做什么，电报已经发了。”他那天显得呆呆的。

“回去做家具，桌子还没钉好。我的窗帘也还差一半。”我真想不出荷西为什么好似有点

失常。

“结婚前一晚还要做工吗？”看情形他想提早庆祝，偷偷嘛。

“那你想做什么？”我问他。“想带你去看电影，明天你就不是我女朋友了。”

于地我们跑去唯一的一家五流沙漠电影院看了一场好片子《希腊左巴》，算做跟单身的日子告别。

三

第二天荷西来敲门时我正在睡午觉，因为来回提了一大桶淡水，累得很。已经五点半了。他进门就大叫：“快起来，我有东西送给你。”口气兴奋得很，手中抱着一个大盒子。

我光脚跳起来，赶快去抢盒子，一面叫着：“一定是花。”

“沙漠里哪里变出花来嘛！真的。”他有点失望我猜不中。

我赶紧打开盒子，撕掉乱七八糟包着的废纸。哗！露出两个骷髅的眼睛来，我将这个意外的礼物用力拉出来，再一看，原来是一付骆驼的头骨，惨白的骨头很完整的合在一起，一大排牙齿正咧着的对着我，眼睛是两个大黑洞。

我太兴奋了，这个东西真是送到我心里去了。我将它放在书架上，口里啧啧赞叹：“唉，真豪华，真豪华。”荷西有愧是我的知音。“哪里搞来的？”我问他。

“去找的啊！沙漠里快走死了，找到这一付完整的，我知道你会喜欢的。”他很得意。这真是最好的结婚礼物。

“快点换件衣服，要来不及了。”荷西看看表开始催我。

我有许多好看的衣服，但是平日很少穿。我伸头去看了一下荷西，他穿了一件深蓝的衬衫，大胡子也修剪了一下。好，我也穿蓝色的。但是它自有一种朴实优雅的风味。鞋子仍是一双凉鞋，头发放下来，戴了一顶草编的帽子，没有花，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荷西打量了我一下：“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

于是我们锁了门，就走进沙漠里去。

由我住的地方到小镇上快要四十分钟，没有车，只好走路去。漫漫的黄沙，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只有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四周寂寥得很，沙漠，在这个时候真是美丽极了。